師伏堂筆記

序

鄉先輩善化皮鹿門先生博聞强記經術湘二百年來所僅見光緒戊戌余嘗於南先生演講先生稱引傳記暗誦如流聽者又嘗得見先生於郎園師坐上時余年在童稚師爲介於先生先生則驚起以禮相接謙光盛德至今令人想慕焉民國元二年間偶於平江蘇厚庵師所見葵園先生與師手簡有云近讀皮先生經學通論愧汗無地蓋葵園傾服先生之誠如此先生著述今日海內外既爭相寶貴獨春秋講義及筆記二種往時

僅以排版印行世罕得見余既得其書於其家恐其久而散佚因節脩脯之所入先取筆記付諸剞氏先生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年六十近者清史稿出既不爲先生列傳而先生門下士余友李君肖聃所撰先生年譜亦迄未殺青因附記於此俾服膺先生者有所考云民國十九年一月長沙後學楊樹達書

師伏堂筆記卷一

善化皮錫瑞

周官腊人注內則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胖案今禮記內則作皆有軒

封人注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疏云如椵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案管子曰北郭有犬嗺嗺欲齧我猳而不使也猳當作椵或古用叚借

鄉師注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又云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案

瑚璉古本作胡連蓋以車名名器

小宗伯毛六牲注司馬主馬及羊案祭祀用馬不多見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疏云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又校人飾黃駒是禮山川亦有用馬者

司烜氏疏云夷三族乃是戰國韓信等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案漢興蕭何定律韓信中軍法如賈氏說則三夷之誅非蕭何所定乃韓信所定也信卒亦夷三族豈亦如商鞅之爲法自弊歟

田僕疏晉提遲於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也案尊者

體盤卑者體促見曲禮下鄭注此作尊者體促字誤促當作盤

職方氏注閩芈蠻矣案國語作蠻芈蠻矣其文爲複似當從鄭引作閩惟春秋時閩非荒地

禮記王制疏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衞侯歸之於京師案左氏傳明言襄之二路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安得謂不受鈇鉞耶衞侯非平民比文公雖賜鈇鉞亦不得專殺也

祭法疏引親周志案親周志不知何書公羊三科九旨有絀杞新周故宋之說太史公書作親周此親周志或公羊家說

左傳疏引張奐古今人論案論今不傳張奐嘗師張然明

左傳疏引璟齊要略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案環齊要略書不傳其云賓爵蓋讀月令鴻雁來爲句賓爵入大水爲蛤爲句

左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

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稅而碩鼠作蓋本三家詩說碩鼠詩是魏風魏滅於春秋初豈其時已有履畝之稅乎據春秋經傳則始於宣公或魯是時初用之耳

左傳疏引劉炫以得用曰獲若麟之皮角之屬而駁之曰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以規杜氏非也案後儒攻鄭康成多以郊天鼓必用麒麟皮爲口實鄭注三禮並無此言據孔疏所云麟皮不堪爲器若鄭有麟皮冒鼓之說孔疏固宗鄭者不當以駁劉矣

魯季孫事不見於春秋以後韓非子有季孫新弑其君語不知所弑何君後又有季孫被殺事皆不可考

晏子春秋公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案管仲謚敬據此則又謚文

韓非子解老失道而後失德以下數句皆多有一失字其義似較今本老子為長

淮南子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高誘注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案秦始皇本紀有博士齊人淳于越蓋即其人觀其諫始皇云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

相救後秦卒亡於孤立則其在齊必有善言惜建不
用也
高誘注訟閒田者若虞芮與暴桓公蘇信公是案暴
蘇事無所見殆即詩之暴公蘇公高氏說必出三家
詩
史記秦本紀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
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而李
斯傳即以爲指鹿爲馬事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入上
林齋戒又射殺人乃出居望夷宮二說未知孰是
蒙恬列傳使者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

之陽周令蒙恬死是毅死在恬之先矣而李斯傳趙高曰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是又謂恬先死與蒙恬傳不合葢李斯傳誤當云蒙毅已死蒙恬將兵居外葢恬將兵毅未嘗將兵也

秦本紀趙高使壻閻樂數二世罪李斯傳云趙高入告二世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與本紀不合

王翦列傳始皇曰吾欲攻取荆案始皇不言楚而言荆者葢以其父名子楚故諱楚言荆

呂不韋列傳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案王齮

當郎王龍

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意乎案牛鼎郎承百里飯牛伊尹負鼎而言索隱乃引呂氏春秋函牛之鼎解之反謂史公好奇謬甚

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隱引左傳魏莊子云云正義引帝王紀云云云以本紀爲疏略後人又疑史公未得見左氏傳案魏莊子告晉悼公語史記雖不載而吳太伯世家載伍胥諫吳夫差語與左氏傳不

異是史公非不見左氏傳亦非𦍒不知羿浞簒夏事也
夏本紀不載或史公不甚信其說
白起列傳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
曰不如㢸受受之禍大於所得索隱平陽君未詳何
人案平陽君豹諫受上黨事見趙世家索隱未詳其
人何也又案平陽平原皆趙王貴介弟長平之事平
原君貪馮亭邪說而平陽君謂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其識高於平原然平原以好士稱不出魏齊有俠士
風後世猶有絲繡平原之語韓非子云趙王觀於虎
圈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有甚於此

見虎目如此未必死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則人必死矣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罪也據韓非子則平陽君之横恣無君迥非平原之比未可以一事論也

張留侯世家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案高帝初起兵時令雍齒守豐雍齒以豐叛當卽此人而帝不舉其叛之罪但以窘辱爲言又謂其功多何也陳丞相世家云雍齒高帝之仇亦卽此人所謂仇者不知因其窘辱抑因其叛帝於雍齒旣忘其仇而封侯矣乃猶不能忘情於善

雍齒之王陵何也

陳丞相世家云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樊噲至則赦復爵邑是噲雖因帝崩呂后聽政而赦未嘗復將兵也而高帝本紀高祖崩四日不發喪酈將軍曰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與世家所云不合樊噲二字誤衍

齊悼惠王世家膠西王等反圍齊不下後漢聞齊同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恐乃飲藥自殺而吳王濞云齊王自殺畔約後復云膠西等圍臨淄先後次序

不合當從世家爲正

田叔列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案樂毅列傳有樂臣公與樂巨公當是一人臣巨字形相似而誤封禪書食巨棗大如瓜孝武紀作臣棗是臣巨相似而誤之證

彭越列傳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案王恬關一作王恬開亦字形相似而誤

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於左方案據此則草書始於武帝時已有眞草之名

天官書言天文始於皋唐甘石楚有唐眛案屈原列

傳四國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豈卽其人歟荀子曰兵敗於垂沙唐蔑死焉蔑與眛通左氏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作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是其證也眛明天文而以兵死豈亦萇弘與郭璞之類耶

史記蘇秦列傳以爲蘇秦先困而歸後乃至秦俄而至趙戰國策則以入秦見困爲一事後遂至趙未再入秦當從國策

戰國策應侯曰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邱而臣之案平原乃惠文王母弟主父之子

也主父死時惠文年少沙邱之事乃公子成李兌所爲平原更少於惠文未必與謀趙武靈王初立以陽文君趙豹爲相此趙豹別是一人亦非惠文弟平陽君豹也

戰國策應侯使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散合從之謀案五十金爲數太少其後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則五十金乃五千金之誤

戰國策黃歇上秦王書鬼神狐祥無所食案狐祥當是後世所云狐仙如神叢亦見於國策是古時已有之矣史記作孤傷

戰國策秦王告蒙傲以應侯亡地不憂傲曰傲請爲

秦王將將兵案蒙傲當卽蒙驁

戰國策綦毋恢言魏王與周君溫囿上黨每患每患

當作毋患張儀說秦王士民暴靈於外暴靈當作暴

露齊客諫靖郭君城薛夫齊夫齊當作失齊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八篇注名淵楚人案齊稷

下有環淵環蜎音近蓋卽其人

陰陽家有將鉅子五篇案莊子言墨子以鉅子爲聖

人將鉅子當是治墨學者墨子敬天明鬼與陰陽家

相近

龔遂傳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案潢池事未知所出後漢書東夷傳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偃王嘗僭號盜弄潢池或即引偃王潢池爲比

後漢書許愼傳五經無雙許叔重案叔重名愼名字相配則重當讀去聲而攷漢之謠諺無不叶韻以雙韻重則重當讀平聲古無平仄之分其義爲愼重之重而其音同重複之重也雙韻重者古東冬江通用攷漢人謠諺如殿中無雙丁孝公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皆以雙韻東冬之證

郭林宗傳黃見字子艾濟陰人以儁才知名後見廢棄符融傳梁國王子艾恃其才智以罪廢棄黃子艾當即王子艾也濟陰與梁國地亦相近

黨錮傳趙典爲八俊云惟名見而已案後漢書有趙典傳蜀郡成都太尉戒子靈帝時卒注引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下獄自殺不言病卒此當是黨錮傳之趙典而范書云靈帝時卒不云下獄自殺豈靈帝時有兩趙典耶抑傳聞異辭而范書因兩載之耶

黨錮傳尹勳字伯元河南人案勳亦附見劉瑜傳與

黨錮傳正同但彼言封宜陽鄉侯非都鄉侯又不載禁錮自殺事

虞詡傳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乞見後上書陳詡有大功帝感悟周舉傳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除遠縣此本兩事並非一時帝之怒非因爭虞詡也而宦官傳乃云孫程爲爭虞詡呵叱近臣就封疑誤

欒巴傳爲諫順帝陵下獄自殺而五行志云丙午地震乃出巴免爲庶人亦疑誤志出續漢書司馬彪作本非范作故不合也

袁紹傳留張勳橋蕤拒操操破斬蕤呂布傳又云與暹奉生擒橋蕤二傳不同必有一誤

匈奴傳五原太守陳龜坐下獄死案陳龜傳龜坐徵還後因請誅梁冀不聽不食而死匈奴傳誤

匈奴傳匈奴有斬將王又曰鮮卑殺漸將王斬將漸將必有一誤以文義論當作斬將

三國志魏太祖紀建安元年春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衆各數萬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豈有兩劉辟耶疑前說誤或劉辟降而未殺

毛玠傳昔蕭生自縊困於石顯案蕭望之傳望之曰
游爲我和藥來是飲藥死非自縊也

劉先主傳注引江表傳劉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
舊欲往投之案士燮傳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
巨代之蓋吳臣吳巨是一人亦以臣巨相似而誤

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仕
元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案
元直卽徐庶龐仕元當卽龐統統從先主攻涪城中
流矢死未曾從魏豈有兩龐仕元耶魏略言蜀事多
誤前云亮北行見備已爲裴松之注所糾

北史唐和傳父繇以涼土喪亂推涼武昭王霸於河右案西涼不聞有唐繇但有宋繇曾爲李暠元佐或唐誤爲宋耶北史又别有宋繇傳亦出於涼而不言爲武昭王佐命

寇讚傳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案魏有天師寇謙之當卽寇讚而讚傳省一之字

上谷公紇羅傳以太醫令陰光視療不盡術伏法案道武紀云自太史令陰羌死後藥數發動陰光當卽陰羌字形相似而誤

北齊書神武紀世子澄蒸鄭氏大車彭城王浟傳作

火車未知孰是

文宣紀崔暹死帝問其妻曰憶暹否遂手斬之崔暹

傳則云文宣令宮人召暹拏母入而殺之亦當是一

事而傳聞稍異

孟業傳韶左右王四德董維金並以馬死託肉爲裴

英密啟後文宣謂侍中裴英起識河間王郎中孟業

否對曰昔與臣同事元韶則裴英起卽裴英也或誤

衍起字

張平子東京賦迄上林結徒營顏師古匡謬正俗引

作迄于上林結徒爲營

曹元首六代論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案負固方城心希九鼎皆楚事與吳無與且吳亦姬姓何云畏迫宗姬疑吳楚或大楚之誤

徐孝穆爲安成王表安成王卽宣帝頊也注者以爲梁安成王不知孝穆不與梁安成同時

孝穆勸進梁元帝表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案漢高欲棄惠帝而滕公載之面擁樹馳滕公擁樹引漢高欲棄太子事張繡殺曹操長子脩皆以喻元帝之長子方等爲河東王所殺也注家不得其解

駢體文鈔馮敬通奏記鄧禹案敬通此文明見後漢書馮衍傳是奏記鮑永非鄧禹也禹未嘗存撫并州奏記云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是光武未稱帝以前奏記所云皇帝指更始皇帝也不知李申耆何以致誤會文正雜鈔亦沿其誤樹達按李據章懷注說也

張延符上王儉書筆勢放縱可云詭作而其首數語圓行方止性之異也云云全同袁彥伯後漢紀乃知古人亦多蹈襲

師伏堂筆記卷二

善化皮錫瑞

通鑑晉穆帝永和六年燕王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蓟中留事史炤釋文曰俟釐姓也胡三省辨誤曰余按史言中部俟釐慕輿句則慕輿其姓句其名俟釐蓋其官稱也亦猶部大之類錫瑞案北史儒林陳奇傳奇曰祖燕東部侯釐游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據此則燕有東部侯釐之官與中部俟釐官名正合俟與侯字形相似必有一誤但虜俗

名官不知何所取義亦不知當以何者爲是耳史以爲姓固誤胡知爲官名而不知引陳奇傳爲證亦不免疏

北史儒林傳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又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被譴亡錫瑞案兩處所云張買奴當是一人蓋仕齊爲博士助教齊亡入隋又授博士而旋卒也史家

於前當云隋徵爲太學博士卒而失載此一語幾疑一時有兩張買奴矣

漢書埶文志論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沈欽韓曰續日本古文作績孔傳云績功也陸氏釋文從鄭本作續莫大焉案此言嗣續之事無大於此作續是錫瑞案嗣續但云續文義迂晦不如作績義長班氏云古文字異日本古文或有所本未可盡疑其僞郙閣頌云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績集古錄云經記

厥績今碑乃是厥續揆諸文理則績爲長疑重刻時以字形相近誤摹也據郙閣頌則績續二字形近多誤孝經之續字誤當作績猶郙閣頌之績字誤當作續也

三國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孫策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後儒解尺木之義回穴難通與先階意不合或云尺木是尺水之誤錫瑞案漢夏堪碑云跰尺水津未彊是漢人用尺水二字之證以尺木爲尺水之誤是也

韓非子喻老楚莊王欲伐越莊子諫曰莊蹻爲盜於

境內而吏不能禁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
按莊王與莊蹻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
人表下有嚴蹻與威王相接錫瑞案顧說是也漢書
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
巴黔中以西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沈欽
韓曰華陽國志作頃襄王與秦取楚黔中郡事較合
錫瑞案沈說亦是也疑楚有兩莊蹻並非一人蹻既
爲盜吏不能禁又安得爲將軍將兵其爲異時異事
可知前之莊蹻爲盜者在楚威王時今本韓子作莊
王誤也後之莊蹻爲將者在頃襄王時當從華陽國

志今本史記漢書作威王亦誤也楊倞云蹻初為盜後為楚將是謂停之說不合事理亦與當時事實不相符

何義門讀書記記後漢書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云范氏世傳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錫瑞案毛傳多空衍且多望文生義王伯申王萊友駁之甚塙斷非六國時人作且並不似漢初何氏據後漢書以為馬融似近之或毛公但傳古文經馬始

爲作傳耳惟鄭君受業於馬不以爲馬作而竟以爲毛公則不可解豈馬嘗自託於毛鄭信其師說耶

洪頤煊讀書叢錄玉篇脜字注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爲柔字杲字注野王謂縣首於木上竿頭以肆大罪秦刑也疑玉篇原本有野王案語而後人刪之錫瑞案古佚叢書原本玉篇正有野王案語援據該洽斷制謹嚴使原書尚存經籍纂詁可不作矣妄人刪之可惜宜先儒謂孫强之罪浮於桀紂也洪氏未見原本玉篇據二條之僅存者而斷之亦卓識哉

漢書儒林傳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沈欽韓曰其

後立學但施孟梁邱不言楊何所終三家之易不出於楊易楊爲易田之訛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錫瑞案漢書前云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故沈據以爲易楊是易田之誤而史記儒林傳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漢書於此文作易楊與前所云田何不合而與史記所云楊何正合二人皆傳易皆名何屬田屬楊皆無不可易楊有史記爲證亦不得竟以爲譌也孫志祖家語疏證孔子觀乎明堂節案注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此駁鄭康成禮

記明堂位注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本指成王鄭注乃云天子周公也其說固謬世之爲鄭學者乃並周公攝王位及郊祭六天之說而信之嗚乎何其蔽也予謂王肅僞撰家語以駮康成固不足信然其糾正此二事實爲古今篤論非馬昭之徒所及錫瑞案王肅僞撰家語當時如馬昭已明言之孫志祖作疏證以發其覆陳鱣序以爲盜獲眞臧其說韙矣錢馥乃疑諸子傳說每多雷同不知諸子雖多雷同不過稍有出入烏有如家語之竄易首尾變亂語氣割裂不通如疏證所云者哉錢朋於王乃眯

目而道黑白者孫侍御所疏極精核惟此條猶爲王肅所欺周公攝王明見於七十子所傳之禮記及荀卿伏生太史公書非鄭君創說卽如明堂位明言周公朝諸侯下文天子必是周公無疑若以天子爲成王記不云成王朝諸侯何也朝諸侯乃天子之事周公不攝天子何以能朝諸侯背往卽背經無一可者六天之說雖出緯書然亦實卽昊天上帝與五方之帝耳王肅謂天一而已五方止有人帝無天帝後儒已多駮之侍御以爲古今篤論猶不免受梭人之欺也

胡天游春秋夏正謂正月建子三傳本無明文其說特出於注家注家所說遠紹西漢西漢所說咸出於緯緯又漢人所自造之文用以說經非獨上乖經訓抑且違傳義搏引書傳力辨三代無改月之事於左氏所載時月不合皆以爲失閏立說可謂巧矣然其說有必不可通者改正朔明見禮記詩豳風言七月九月又言一之日二之日周禮言正歲又言正月皆改時月之證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又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孟子周人尤爲周不用夏時之證若是夏正七八月安得有苗十一二月

北方冱寒何以能興土功今北方治河十月後卽停工古今氣候一也國語十月成梁據夏正言與孟子據周正十二月輿梁成適合孟子又云秋陽以暴之亦據周正卽夏日可畏之意若夏正則北方至秋後日色淡矣胡氏此等處皆飾詞强說知其所窮且夫子不云行夏之時乎此必三代正朔不同故子獨取夏時爲正若三代一也何以獨取夏時羣言淆亂折諸聖此聖人明訓非出緯書非出漢儒豈亦不可信哉胡氏無以解之以夏時爲禹時歷杜撰無徵漢人以顓頊六家歷爲後人僞託未必禹麻至孔子時尚

存文人不解談經胡氏詩文足以名世必欲強談經
學苟異先儒痡詆亭林西河可謂不知量矣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
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
天雷雨以悟成王史記魯世家亦有周公奔楚之語
此卽班孟堅所謂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也尚得謂史
記用今文說耶魯世家載成王少時病周公揃蚤沈
河一段蒙恬列傳亦載之當必古文尚書金縢之文
而今本無之者乃僞孔所妄删也錫瑞案沈氏袒護
古文其實於今古文全不了了史記載成王發金縢

在周公薨後與伏生傳合兩漢諸儒多主是說論衡亦明引之以爲今文何得謂史記非用今文說耶沈氏引其一而遺其一讀古人書豈可任意去取若是耶魯世家載揃蚤沈河周公奔楚一事亦見蒙恬傳其說或卽本之蒙恬恬雖先秦人而非經師或出縱橫雜說此與金縢之書初不相蒙論衡載古文說乃合爲一蓋出東漢衞賈古文西漢以前並無周公避居東都之說毛詩雖古文亦以爲居東卽是東征東漢古文家始言周公避位居東與史公所問孔氏古文判然不合史公之書具在豈有言金縢事如東漢

古文家所言者哉蒙恬之說殊不近理疑非其實後人無稱引其說者以爲金滕之文僞孔删之尤爲武斷

桂馥晚學集薛君考韓詩有薛君章句蓋魏之薛夏也魚豢魏略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錫瑞案薛夏雖有薛君之稱然韓詩薛君章句自是漢之薛漢明見於後漢書無可疑者以桂氏之精博乃不引之而誤指爲魏之薛夏殆失之目睫歟

金石存吳延陵季子碑引金石文字記云此碑世皆以爲夫子書本於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隴云云而陶淵明季札贊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則又在張前矣然歐陽公以夫子未嘗至吳又諸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爲疑廣川書跋又言今入淳化官法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字唐人刻此字極大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今按淳化帖所載魯司寇仲尼書凡十二字止有吳君子之五字與碑本同餘七字盡不可識不知彥遠何以云卽此十字碑也要之古

必實有是書故陶張二公乃得據以立說錫瑞案漢孝廉柳敏碑云予惟三六庶昔延季建竪斯碑傳于萬世此碑前云墓無碑識建寧元年縣長同歲犍爲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帛之義其二年十月甲子爲君立碑傳於萬碁此碑四語正述其爲柳君立碑之意而已引延季建碑爲例則延陵季子之有碑漢人已有是說特未知其以爲夫子所書否耳古今人考金石者皆未有引柳碑以證季子碑者何也

史記封禪書諸布索隱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錫瑞案上文已言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

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不當重言祭星索隱說似未塙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司巫共匰主及道布鄭注道布者爲神所設巾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當卽諸布之布布又與酺步通夏官校人冬祭馬布鄭注馬步神爲災害馬者賈疏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神之步之類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注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又引校人馬步而申之曰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據此注知校人疏玄冥乃蝝螟之誤是人馬及昆蟲皆有步神爲祟一作酺酺步與布音近古

葢通用宋書文九王傳上與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所使于欽齊乘亭館上艾山東厚邱城城側有酺神廟或卽諸布之遺

胡三省注通鑑胡毋輔之云毋音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於毋鄉其鄉本胡國因爲胡毋氏漢有太史胡毋恭錫瑞案傳公羊之師胡毋生或云當讀胡毋與姓譜之說不合而姓譜不引胡毋生及東漢末人胡毋班亦不可解

晉江逌有論洪祀表晉孔嚴亦諫鴻祀其時去漢未

逵伏生洪範五行傳之學猶有傳人故二人皆引洪祀古禮以告其君後人不復知此古禮矣

晉温嶠毀廟議曰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爲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錫瑞案古禮兄弟實異昭穆各爲一代而太眞此議亦屬情理之至但此事極古今之變古所未有制禮之聖人未必豫爲之防逢此極變固當因時變通然不得據此以爲古禮兄弟當同室之證也又摯虞答杜預書曰今帝者一日萬機皇太子監撫之重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

附之於古欽以舊義使老儒致爭哉錫瑞案此說亦通古禮不盡可行於今今明加以變通可也不必傅會古禮强誣古人引以藉口杜預若從其說可無阿世之譏矣

漢武梁祠畫象成王中立右俛立者二人云是周公魯公左俛立者二人無名成王形略短小如今十三四之人是周公輔成王時王非幼在襁褓之明證據畫象乃漢人相傳舊說如是古尚書說成王立時年十四今尚書說當亦略同也晉隋志謂公制肩囊負王以朝俗語相沿非其實矣又畫文王太姒並坐十

子侍立伯邑考武王發後即次以周公旦而管叔鮮蔡叔度列周公後是漢人用今文說以周公爲二叔之兄之明證康叔封與季載列最後形皆短小後列一乳母是史記云康叔封冄季載皆幼未得封之明證漢人石刻有益經義如此今人但知引鐘鼎文疑似難明者舉以證經而石刻分明可據者反遺之豈可謂之善攷古哉

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注同樵據注文則樵卽薪於野之樵無疑也莊子死者國量乎澤若蕉

蕉亦即樵言死者相枕藉如積薪也吳淑事類賦乃誤以列子所云蕉爲芭蕉之蕉於蕉字下云笑覆鹿兮成夢詞章家多沿其誤案蕉生南方非北方所有古人蓋未之見子虛賦始云諸柘巴苴猶作苴不作蕉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芭蕉然則芭蕉之名起於漢以後也

古逸叢書文館詞林隋文帝答蜀王敕書云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欲免於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今日於汝方復見之錫瑞案文帝引孝經

以患爲禍患之患甚是邢疏引鄭曰諸家皆以爲患及身是文帝所引本是古義邢疏又引答者云倉頡篇謂患爲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是也今孝經注疏誤釋爲憂引謝萬云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其說迂回難通予作孝經鄭注疏已辨之未及引文帝敕書嚴鐵橋云明皇本刪已字據文帝敕已無已字則非明皇所刪也

文館詞林漢李固祀胡毋先生教云常學春秋胡毋章句是李公亦治公羊春秋者本傳不載胡毋字作毋不作毋與通鑑注引姓譜不合

文館詞林漢章帝郊廟大赦詔云伯父伯兄仲叔季
弟幼子幼孫用甫刑篇文童孫作幼孫今文或本作
幼又魏帝改元大赦詔曰嗣守祖宗之大訓左右小
子用保乂皇家又曰集大命高貴鄉公大赦詔曰黎
儀億兆日新厥志黎儀用今文尚書皆可備尚書攷
證前人所未及引
三國魏志注云此則魏初惟立親廟祀四室而已隋
書禮儀志二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
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
志又曰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

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錫瑞案三國時皆用鄭學無異義晉武帝以王肅外孫始用王學禮制淆亂如鄭義開國之主不立始祖廟後人多以爲疑觀唐初以景皇帝爲太祖景皇之祖獻祖爲始祖後議遷獻懿二祖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韓文公以爲非宋初以僖祖爲太祖而太祖開國之主不得爲祖後議遷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程子朱子皆以爲非韓與程朱亦以失之於先難於更正耳其實後世開國之祖皆無稷契之功不得爲太祖惟開國之君功大當爲太祖百世不祧唐當以高祖爲太祖宋當以藝祖爲太祖

至獻祖僖祖皆可以爲始祖配天而不立廟與周之
帝嚳相同唐景皇帝雖始封亦不得爲太祖當開國
時姑虛太祖之位以待高祖藝祖之後入則後來無
此紛紛矣乃當時不知用鄭義以爲七廟不可虛主
姑舉一祖先以當之至其後又以開國之君不得爲
太祖未足以饜人心而使儒臣議禮議者復拘牽於
祖制不敢更改不得已姑爲調停之說韓與程朱皆
大儒其所議亦依違遷就不能援古禮以定一代之
制然後知鄭義之不易也

漢書郊祀志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

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錫瑞案諸侯王表封眞定王在元鼎三年又三年爲元鼎六年又五年爲元封五年本紀云南巡狩登灊天柱山郎志所云登禮灊山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也據志所云則前八年已以天柱爲南嶽非始於元封五年若謂南嶽爲衡山則在長沙王所封之内不在天子之郡内矣長沙王王莽時國除不得武帝時已爲郡然則古之南嶽塙是天柱而非衡山可知予作南嶽考未及此條應補入

隸釋趙氏金石錄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趙

君無子李又更嫁錫瑞案易安改嫁後人多辨其妄俞理初癸巳類稾辨之尤詳洪去趙不遠年代相接而亦爲此言豈桑榆晚景之書當時已流布洪亦不免爲所惑耶

集古錄劉寬碑陰云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敝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脩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隊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錫瑞案後世家譜始於歐蘇二公

觀歐公此言知其所感深矣蓋因考金石稽史傳而知近世之失也

文選張平子思玄賦惟般逸之無斁兮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注曰斁厭也或據此以爲平子自注已引孔傳則孔傳非非魏晉人作錫瑞案李善於前舊注下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疏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旣久故不去據此則以注爲平子自作李善已疑其非摯仲治非經生其言未必可據仲治在王子雍後其時僞孔傳已出故注者得引之此注者必魏晉間人漢人

未有自作文而自注者不得執此疑似之文以翻前人之成案也

師伏堂筆記卷三

善化皮錫瑞

嚴可均孝經鄭注輯本自敘曰鄭推儀禮九章合日月星辰爲十二章故注禮器云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此乃初定之說謂四代皆然即孝經註所謂百王同之不改易者也尋知觸礙故註王制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夏者文變非有實徵故注下文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又註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虞夏殷周魯既已區分

說始緻密錫瑞案禮記郊特牲三王共皮弁素積鄭註云所不易於先代與孝經註云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也正同然則鄭云百王不改專承皮弁素積言之非並指五服言之也嚴氏誤讀鄭註以爲並指五服遂以孝經註與禮器注爲鄭初定之說尋知觸礙故又定爲王者相變不知鄭義本不如是各注雖有詳略之異並無觸礙之處由誤讀孝經注故並下文所推鄭義皆失之

嚴自敘又曰大較鄭學積累而成由疏而漸密註孝經在註禮記註周禮之先用其初定之說猶舉大綱

後雖屢更其前說猶以孝經注小異大同不復追改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試問天子服日月星辰非鄭誰爲此語者錫瑞案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輿服志亦云顯宗初服冕衣裳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是以天子服十二章有日月星辰乃歐陽尚書說王仲任習歐陽尚書者故論衡量知篇云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又語增云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其說皆在鄭

君之前鄭注禮器云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與孝經註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正同皆用歐陽之說並非創解嚴氏誤讀鄭註以孝經註與禮器註爲初定之說與他處註不同又云天子服日月星辰非鄭誰爲此語者似並續漢志論衡諸書皆未之見失考甚矣

嚴自敘註引宗均注春秋緯引鄭六蓺論序春秋云玄又爲之註錫瑞案註緯書者各本皆作宋均嚴引作宗均不知何據豈以註緯書之宋均即後漢書之宋均乎後漢書列傳之宋均近儒校訂以爲當作宗

均自是確論然均傳不云註緯書均矯詔平蠻在光武時以顯宗建初元年卒安得及見鄭君六蓺論乎註緯書者當別有一宋均孝經序疏引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是均乃鄭君弟子故得引鄭君書一在東漢初一在東漢末年代懸隔必非一人

嚴氏似誤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註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疏云古文春秋者蓺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

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馬端臨曰案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錫瑞案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卽左氏之經也志於下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而於上古經十二篇無注故後人不知卽左氏然此古經既別於公穀二家之經非左氏而何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愼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此古經爲左氏之明證班氏不

註者以其不待註耳豈未修春秋以前之古經至漢時猶在乎除挾書律在惠帝時疏言文帝亦誤鄭司農所見古經公卽位作立今左氏經不然後人改之劉歆傳云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左傳之古字爲淺人妄改盡矣如立字其一也

馬端臨曰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錫瑞案馬氏謂左氏經自經傳自

傳是也漢志明言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是左氏經傳本自單行特馬氏未知古經卽左氏經故未引爲證耳公穀二傳與經亦各單行漢志明言經十一卷註公羊穀梁二傳各十一卷是二家未嘗以傳攙入經文如馬氏所云也熹平殘石見隸釋洪氏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此其證也今殘石僅存隱公一段有傳無經

左傳正義曰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

子左邱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錫瑞案正義雜采諸說未能折衷許愼說文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此但云荀卿授張蒼不云蒼獻傳王

充論衡云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此所引同河間獻王得左氏周官未嘗獻左氏傳此不知何本天漢即武帝年號乃別出一條蓋雜采諸家之文耳所引劉向別錄恐未可信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如別錄所云授受源流如此彰灼升何得云相傳無人祖左氏者如陳元等何不引別錄抵之陸氏釋文即本此所云別錄趙匡曰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為此記向若傳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則其偽可知也

困學紀聞卷七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註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錢儀吉春秋纂例識後曰陸氏誤啖趙二家纂例於隱公下註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沈括以爲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余考叔佐之作春秋統例其序曰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與陸氏紀年可以互證益明而沈氏猶

以史記惠公卽位在東遷之後爲疑至王伯厚引吳仁傑鹽石新論乃知陸氏之說本何休公羊音訓音訓久佚唐人猶及見之邵公大儒且爲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錫瑞案錢氏之說未免好奇何休公羊音訓未必唐時尙在鹽石新論恐未可據且王伯厚已以爲記憶之誤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如此則與史記正合王氏之言似乎近理纂例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似亦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也啖氏云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爲始與左傳正義云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初無異義錢氏謂與陸

氏紀年可以互證亦所所未解今本夢溪筆談引纂例作惠公二一年平王東遷云此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爲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一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據沈氏所說如是則皆不足據矣

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文義頗不可解據夢溪筆談云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如沈氏說則賦

當作未雩何龍乃恍然於今本作雲之誤惟以龍見而雩爲漢兒多事强知星宿乃高齊時高阿那肱事見北齊書非周隋事沈知杜牧用事之誤而不知已引史亦誤足見考據之難

琱玉集感應篇蘇武雁通文字云蘇武前漢人也爲將北伐兇奴乃爲兇奴所執兇奴重之用爲上相以公主配之武終不就乃髡武頭於陰山下役作一年形體損瘦纔有餘命又往追武更授前職武亦不就兇奴大怒閉獄餓之值天雨雪武以羊毛裹雪吞之逕由九日不死兇奴怪之與食令活更授前任武終

不就乃謂武曰上相不就求死何爲武曰授妻爲相理爲不仁委身受死願作忠臣又使武牧羊於北海還有餘年武乃仰天歎曰北來之雁南往之鳥有過我故鄉者也天感其意二雁落於石穴武作書繼雁頭飛至長安漢帝殿庭帝讀其書始知蘇武不死遣使二十人賫金贖之其使未達武已走還也錫瑞案此不知據何書與漢書多不合武奉使被執初非爲將北伐亦無用爲上相配公主事且武授妻既不就矣匈奴又豈容其娶婦生子上林雁帛乃常惠教使者誑匈奴語此作實事尤誤以爲賫金贖而武已走

翟亦非也

又杞良妻泣崩城一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起後園樹上起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而喚之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對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從役而築長城不堪辛苦遂逃於此仲姿曰請爲君妻良曰娘子生於長者處在深宮容貌豔麗焉爲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君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畢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之并築城內起不知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并築城中仲姿既

知悲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傾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良骨者血可流入即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使將歸葬之也出同賢記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錫瑞案集列前說即左氏傳無崩城事後說出同賢記與世俗所傳無異惟俗又易其名爲范三郎耳同賢記不知何人作集屢引之集亦未詳撰人名氏卷子本云天平十九年寫惟唐明皇天寶六載則唐以前已有是說矣

又瘦人篇孔安不勝重服云孔安姓孔字安國前漢

人也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爲人瘦弱羸劣少力不勝重服錫瑞案集不言出於何書史記漢書皆云安國早卒殆以其瘦弱故不永年耶

又聽慧篇楊脩十字云楊脩字德祖魏初弘農華陰人也爲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讀曹娥碑文背上別有八字其辭云黃絹幼婦外孫蒜臼曹公見之不解而謂德祖鄉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鄉且勿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說祖曰黃絹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蒜臼受辛辭字也謂絕妙好辭曹公笑曰實如孤意俗

云有智無智隔三十里此之謂也出語林錫瑞案今所傳八字皆作齏臼此獨云蒜臼當以蒜字爲是齏味酸而不辛惟蒜味辛且但聞搗蒜不聞搗齏蒜臼蓋搗蒜之臼故云受辛

隋書經籍志曰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錫瑞案姚萇弘始十年爲晉安帝義熙四年北涼沮渠蒙遜

八年又後九年爲晉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姚秦而沮渠蒙遜至宋文帝元嘉十年始卒十六年北涼始爲魏滅而亡計北涼之滅在姚秦旣滅二十五年之後距姚萇弘始十年凡三十四年志乃言蒙遜滅於姚萇弘始十年之前年代全然不符何以疏忽至此又晉恭帝元熙元年已在姚秦旣滅二年之後距姚萇弘始十年凡十一年志乃以晉元熙在前姚萇弘始十年在後年代亦不相合蓋志所引皆彼教語乃僧徒無識者所爲而唐初修志者不能辨正僧徒史且不解其所譯經又可信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眞誥黄伯思東觀餘論云
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註云眞誥
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云弓卽卷字蓋從省
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弓
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亦非宏景之舊
矣錫瑞案魏南陽文公鄭君之碑撰話林數弓弓卽
弓字寶卽卷字鄭君南使宋國移年而蕭氏滅宋則
與南齊同時其卒在太和中葬在太和十七年爲南
齊永明十一年碑立於永平四年爲梁天監十年陶
隱居齊梁時人與鄭君年代正合故碑與眞誥同以

弖爲卷字足爲當時通用之證

王通元經宋阮逸注晁公武讀書志曰案崇文無其目疑阮逸依託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以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陳師道後山談叢何薳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並稱逸作是書嘗以稿本示蘇洵錫瑞案阮逸宋人諸人皆與逸年代不相遠而其說相同且謂逸以稿本示蘇洵似爲逸作可無疑矣乃攷宋史有可疑者太祖建隆三年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尹拙駁正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

張昭等奏議曰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然據此奏議則王通元經宋初已有其書阮逸天聖五年進士建隆三年至天聖五年凡六十七年當時逸尙未生而奏議引之則書必出宋前不得以崇文目不載遂指爲逸作也晁陳諸人殆未見張昭奏議乎

荀悅漢紀卷一帝少昊減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

德號曰金天氏錫瑞案此文殊不可通左氏昭公十
七年傳杜預集解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正義曰世
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昊黃帝之子代黃帝
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少昊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
據此則少昊之身已號金天非滅後帝摯承之乃號
金天也其不可通者一史記據大戴禮以顓頊爲黃
帝孫宋衷皇甫謐以少昊爲黃帝子則是一姓相傳
不得云滅其不可通者二卽如春秋命厤序所說少
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或可云滅
然亦當云顓頊承之非帝摯承之其不可通者三史

記曰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是帝摯承嚳非承少昊其不可通者四疑此文衍二字本當云帝少昊摯承之左氏昭公十七年傳云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名摯蓋淺人不讀左傳但知古有帝摯而不知少昊亦名摯遂於摯上加一帝字少昊下加一減字以致文不可通去二字衍文則與下文帝顓頊承之帝嚳承之文法一律矣陳璞漢紀校記不著此條故詳辨之

史記孝文本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當發兵遣使

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錫瑞案齊悼惠王世家
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勃此言
在齊王誅諸呂時文帝尚未立而已有虎符則爲虎
符不始於文帝二年明矣本紀與世家必有一誤
漢書兒寬傳武帝封泰山還兒寬上壽曰問者聖統
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廱景十三王傳河閒獻
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廱明堂靈臺也
禮樂志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
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
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錫瑞案志傳之文頗相駮異據志文則平帝以前實未立辟雍若已立之何待成帝時案行營表乎兒寬以爲武帝祖立明堂辟廱乃因帝立明堂於泰山而言攷文帝時賈山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責上上因廢明堂事是漢初未立明堂也元封二年作明堂於泰山下太初元年行幸泰山祀上帝於明堂天漢三年行幸泰

山祀明堂太始四年行幸泰山祀高帝於明堂皆在泰山不在長安長安無明堂則無辟雍可知兒寬蓋因明堂而連類及之然古明堂辟雍雖同一處而漢泰山明堂未聞有辟雍之名也若獻王來朝對三雍宮則在長安不在泰山疑其宮以三雍爲名而實無明堂辟雍明堂辟雍不當設於宮中此甚易曉應劭注少分別耳若徐天麟云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卽此則傅會尤誤黃圖所云辟雍卽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立者必非武帝時之三雍宮也

鹽鐵論刺復篇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錫瑞案漢書兒寬傳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褚大自以爲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又儒林傳董生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大至梁相論所云褚泰當卽漢書兒寬傳儒林傳所云褚大先爲博士而後爲梁相也漢書褚大據此論大當讀爲泰

漢校官碑後列名有戶曹掾楊淮漢又有楊淮表紀云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姓名相同疑是

一人而攷其年代殊不相合表紀云以熹平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謁歸過此追述鞀卽勒字銘己在楊君沒後校官碑云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二十一日己酉造按漢靈帝熹平六年之後乃改光和楊君雖不知沒於何年計立校官碑時必已沒數年矣不得猶爲戶曹掾也且漢掾史皆本地人爲之無用他郡人者表紀以伯邳爲大司隸孟文之玄孫石門頌云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是伯邳乃楗爲武陽人校官碑立於溧陽其戶曹掾卽溧陽之戶曹掾吳蜀相距數千里必非一人據華陽國志蜀之楊君名

準表紀作准省文若溧陽之楊准或竟是准字也